

明末重臣颜继祖行事考述

——以法图藏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为中心

葛恒新¹, 安歌²

(1.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, 济南 250100; 2. 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, 呼和浩特 010022)

摘要:作为明末重臣的颜继祖,其生平事迹、历史贡献等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。现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二十八卷,结合明末历史背景,考察他的生平履历、艺术成就以及交游酬唱等内容,同时对于综合研究崇祯朝的社会风貌、政局迭变以及文坛境况亦有借鉴意义。颜继祖为官谨慎、关爱民生,为文本色于真,虽一生坎坷曲折,但始终恪守道德底线,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与探讨。

关键词:颜继祖;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;做官经历;艺术成就

中图分类号:K248.3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8039(2020)06-0045-05

一、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简介

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初廖古堂刻本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二十八卷,收录明末重臣颜继祖的书札149篇,分为朝列、方职、政事、戎绩、学问、禅坛等28类,有圈点、点评;明曾绍焯汇注,主要是疏通文意、名物训诂及阐释典故等。每半叶9行,行22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无鱼尾,四周单边,版心上镌“尺牍汇编”或“尺牍双鱼注解”,中镌类别,下镌卷数、排次及“廖古堂”或“双鱼集”。框高19.0厘米,宽12.7厘米。前有明崇祯六年(1633年)徐焯^①序,《序》后刻有“徐焯之印”“兴公□□”。此书存世极少,《福建文献书目》(增订本)著录厦门大学藏1937年叶国庆红格纸抄本《双鱼集》二卷,120篇^{[1]32},每篇末抄有曾绍焯之汇注,但多有省略,徐《序》后有清雍正十三年(1735)李初华所题小引;《厦门图书馆馆藏福建地方文献目录汇编》著录清同治七年(1868)文德堂刻《双鱼集》二卷^{[2]284},与厦门大学馆藏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。综上,《双鱼集》法藏本为现存较早较全之本。

颜继祖不仅是明末崇祯年间颇有影响力的大臣,还是一位艺术鉴赏家与文学家,其气节、才行

均被后人所称誉:“先生八行之字,文质彬彬,词达不以富丽为工,笔精不以繁缛为美。陈国事之是非,谈时政之得失,一一如画”,“再上《谏猎之书》,如司马长卿区区赤躡柔翰又不足以尽先生矣”^{[3]《序》}“先生博学宏词,而性坚梗……笔挟风霜,字泣鬼神,为世脍炙……书札共百二十篇,言婉而切,文简而奥,犹有词命遗风”^{[4]《小引》},可见耿直的品格、简练的文风,是后人推重颜继祖的重要原因。

据《千顷堂书目》《龙溪县志》《漳州府志》记载,颜继祖著有《三垣奏议》四卷、《红堂诗集》七卷、《双鱼集》七卷。据笔者调查,颜氏现存的作品只有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,通过此书,除了大致勾勒颜氏生平之外,还可以看到一个交游广泛、积极仕进,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学者,同时对于综合研究崇祯朝的社会风貌亦有所助益。

二、仕宦经历

颜继祖(?—1639),字绳其,又作绳稷,号同兰,明漳州龙溪(今福建龙海市)人,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进士,历官工科给事中、吏科都给事中、右佥都御史、山东巡抚等职。

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颜继祖进士登第

收稿日期:2020-09-20
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编目、复制与整理研究”(17ZDA267)

作者简介:葛恒新(1992—),女,山东郯城人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。

①徐焯(1563—1639),字惟起,一字兴公,祖籍侯官(今闽侯县荆溪镇徐家村),明代著名藏书家、文学家、目录学家,有《徐氏家藏书目》《红雨楼书目》等。

后,做了10年的工科给事中,虽官位卑微,但从未妄自菲薄,时刻关切国计民生。如卷3《与兖守康我待》云:“每叹海内贫困,而齐鲁为甚。尝过邹、滕、峄、汶诸邑,见村落萧条,男妇掇榆钱、采芥根,以糊其口。景色不堪,况旱蝗之所摧折,风雨之所飘摇,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,无足怪者”,此信道尽民生之维艰,而又有所寄托:“兄台仁心为质,见之行事,多不令人畏,而令人爱。此东土搢绅,人人能言之,咫尺五云,贤声易达,御屏且虚左以书名矣。惟终始努力,弟将与山东父老扶杖观德化之成焉。”康尔韞(1591—1629),别名康我待,为官严正廉明,后积劳成疾,告归故里。颜氏期冀康我待实行德化之治,造福一方百姓。读毕此信,分明感受到颜氏一颗赤诚含德之心,可见史书与尺牍相比,未免简化与遗漏了太多鲜活性。

颜氏常致函达官显贵,针对时政,建言献策,以求重用:“(东土)反侧未消,火烈则畏水,水懦则玩,宽猛相济,殊费苦心。想鲁人戴二天,不啻南国之咏一召矣。圣主宵旰不遑,拊髀方切。即当悬大纛,以竟方叔之猷。”^{[3]卷2}颜氏借此以周宣王时中兴之臣方叔自况,欲助崇祯复兴明王朝。

面对战争频仍、百弊丛生的社会,颜继祖寄厚望于礼乐体制的完善。如《上韩象翁相国》云:“然大祭关系匪轻,夙蠹干没百出,某以簿厅归省,承乏代庖者,一年于兹,钱谷求其清楚。簠簋期于丰洁,无小无大,经手经目,他如歌舞之课其肃雍,牛羊之察其饥饱。生童之汰其老疾,衙宇之修其荒颓,而犹有两造之陈,虽不能察,必以情为。此数端着实料理,无有休时”^{[3]卷1}以表明朝廷应无虚设之官,祭司亦应有实做之事,每个职位均与国家命运相关联,不容懈怠。

颜氏谈兵论战的文字,于《双鱼集》中亦多处可见,且不乏真知灼见,最具代表性的是卷4《答曹葆素堂翁》中关于“山东白莲教徐鸿儒反叛”的议论:“初发之时,若当事者速振天戈,歼魁散胁,无甚难事。又复逗留观望,使彼羽翼益繁,遂滋蔓难收。愚以为逐狡兔者,必捣其窟;搏猛虎者,必扫其穴。今妖贼盘踞邹滕,则邹滕其窟穴也,只宜于此并力而攻,或围困,或袭击,若使元凶授首,贼胆必寒。有归顺者,听之;仍负固者,乘胜而驱之。如必照顾东西,支吾左右,见用某兵以剿也,忽有风鹤之闻,又分此以护彼矣。护之于彼,未足为干城,分之于此。先已为晨星,方今济、兖之间,如峄如沛,如临淮,如曲阜,处处是贼,护之不可胜护,

则剿之无时可剿,此明明易见者。且如各地方之贼,以各地方之官,真心定力,率各地方之民,战或不足,守使有余矣。”^[4]曹葆素(约1566—1645),本名珍(后避明仁祖之讳而改名珖),号葆素,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,历官兵部武选司主事、职方司郎中、南京太常寺少卿。核查《明史》卷22与《熹宗实录》卷22可知:天启二年(1622年)五月,山东白莲贼徐鸿儒反叛,陷郛城,后秦良玉、杜文焕破之。六月,徐鸿儒陷邹县、滕县。十月官军复邹县,擒徐鸿儒等,山东贼平。故此答复曹氏之尺牍,应作于天启二年六至十月间,篇中所言事变局势与应对之策洞若观火,恰是颜氏谋略深茂之真实写照。

百事待兴,人才之用舍亦不容小觑。当颜继祖得知闽中学人樊大瀛担任督学,即将管理闽地教育时,喜而欲狂,又思及“有不肖富家儿,目不识丁,钱能使鬼,巧弄机关,往往以贗鼎而掩真才,深为可痛”^{[3]卷2},一喜一痛,可见颜氏对当时人才任用之关心。此外,颜氏举荐过不少忠贤之士,如李周策、文震亨等,亦为诸多良臣如沈鹤生、林学曾等劾奏辩白,可见颜氏所结交唱酬之辈,多如施四明般“饕餮之奉,不过一盂一蔬;应门之童,指不及三屈”^{[3]卷3}。然而朝堂上多是如周延儒、温体仁、杨嗣昌等位高权重、胸无大略之徒,故此,颜氏常叹仕进之难:“安所得点金之术,以索长安米乎?数月间,辱桑梓之吹嘘,费省台之提挈,几于舌敝,颖秃而不能取主爵之怜,且奈何。”^{[3]卷11}但颜氏并未就此心灰意懒、厌薄官场,而是与友人相互砥砺:“万死而一生者也,惟天地鬼神之所生,故群奸不能置之死。惟群奸置之死而不死,益知为天地鬼神之所生。”^{[3]卷14}既表明了颜氏心系百姓与建功立业之渴盼,又展现了其乐观与旷达之性格。

崇祯初年,颜继祖作为一名言官,曾多次论及魏党李鲁生、霍维华等罪状,又疏陈时事十大弊端,崇祯皆纳其言^{[5]6424,6473},颜继祖的凛然正气与直言无隐,正契合了崇祯帝早期迫切掌控大权与革新政局的需要,于是深得皇帝的青睐与重用,于崇祯八年(1635年)擢为太常少卿,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。虽身居朝廷高位,颜氏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欣喜,在《与谢凤皋》《与林省庵》等书信中,反而满怀着一股治国忧民的焦虑与慨叹:“四方艰难,郁勃于中”^{[3]卷11}，“朝政当明作之极,积案须彻底澄清,人情沿窳废之余,旧章必从头整顿”^{[3]卷1}。

然而颜继祖的侃侃直言,早已得罪众多朝臣,再加上崇祯帝王之术的权变隐藏在圣眷的背后,皆为颜氏的悲剧结尾埋下了伏笔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冬月,兵部尚书杨嗣昌令颜氏调防德州,致使济南空虚。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清军攻克济南,言官交章弹劾颜氏,崇祯将其斩首弃市。颜氏倾尽一生践行为官风骨,然终究未得圆满落幕,既是他的缺憾,也是明王朝的悲哀。

三、学术成就

做官之余,颜继祖对于诗词鉴赏亦有所心得,在尺牍中偏爱谈论诗词:“扇头诗书双美,读至不如‘还我泥’一句,翻叹世间本来面目,被人抹杀许多,不独塑工为然”,“还我泥”一词,谓能直取本色,为心悟之无穷之象。从这一观点出发,颜氏又进一步诠释:“昔人言诗,以清新俊逸为妙。迩来好奇之士,厌腐求鲜,欲剥皮而反露骨,则己之所谓清新俊逸,人之所谓浅薄枯淡也。佳咏情景俱饶,华实并茂,真韵府之徽音,词坛之正印。独愧扣缶之歌,反辱引商之和,则雅俗不伦,只可为我付之煨烬,尚未堪涂壁耳。”^{[3]卷7}明末公安派为矫正以李梦阳、李攀龙为首的前后七子拟李杜诗风之流弊,倡导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之说,但仿效者则“为俚语,为纤巧,为莽荡”“狂瞽交扇,鄙俚大行”^{[6]126},篇中“好奇之士”便直指此类。故“剥皮露骨、雅俗不论”这一论点,实是颜氏针对当时的不良诗风而流露的批判和抨击。可见明末诗风流于放诞,对此颜氏已经有高度的认知,与同时的竟陵派相同,皆主张“抒发诗人心灵,表现真情实感”以成“真诗”^{[7]《序一》}。

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记载了颜继祖致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的尺牍:“台台盖代雄才,超尘绝品。某于十年前读其文,恨不见其人。不意待罪南都,获炙芝宇,私心大快。乍订风雅之盟,忽动尊鲈之兴。人遐室远,聚首难期。然三径一丘,风前月下,到处神驰,此间再晤,真属奇缘。”^{[3]卷2}钟惺(1574—1625),字伯敬,号退谷,湖广竟陵人,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进士,著有《唐诗归》《古诗归》。此牍显露出颜氏对钟惺推崇之情,其中浪漫超脱之词、名利澹如之态,实乃承袭魏晋风骨之貌。

在颜继祖做官感到疲惫之时,便非常向往大自然的本来真,同时也十分羡慕能够游览山山水水的“有福人”,如《与金衢分巡侯晋明》云:“丙寅

春季……兄载酒出郊,作竟日饮。一时傍花随柳之欢,狎鸥观鱼之乐,此景频入梦中。宦海东西,佳会不再,每读‘暮春沂雩咏归’之篇,不觉为之掩卷欲涕……世间大福人,足迹所至,造物皆安排一好山水,供其受用,良不偶尔!”^{[4]卷9}

《双鱼集》中的有些篇章可视作小品文之佳作,表现出颜继祖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内在追求。如《与泰屏大兄》云:

别来便道过采石,吊古战场,令人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想。及登谪仙楼,望峨眉诸峰,秀色可餐。一带乔松,轮囷离奇,尽作虬龙状。低徊其下,不觉清风徐来,步联璧台、问骑鲸故事,几欲挟飞仙以遨游,恨谢眺青山不及一面耳。^{[4]卷16}

此信诸多掌故,信手拈来,虽篇幅短小,但内涵颇丰。颜继祖以妙景妙趣妙思来抒发真性情,既可反映奇妙的山水癖好,又可凭藉山水风物寄寓壮志雄心。

《与李如穀父母》云:

弟名根素淡,野趣偏浓,每从长安道上行,遇一名山水,便作数日缘。此时低徊于武夷虎丘、两花灵谷之间者,凡五旬。淹滞风尘,浪度居诸,发丹霞时尚冬裘,入春明,已夏葛矣。^{[4]卷3}

此段犹如一首生动的记游诗,处处流露着颜继祖向慕自然的深沉情感,文字简洁明快,情调疏宕无拘,读之使人心驰神往、意畅气盈。

《与陈子素考功》云:

每读白诗《甘露品》,使人心胆澄澈,自非乐天之人,安能选乐天之诗哉!第以玉署清严,不敢频读阁者,遂使咫尺真人,有若霄云之隔。野语冒生慧眼,求益之念颇真,仁台何以教之。^{[4]卷7}

明代诗人陈子素曾选白居易所作之诗,辑为《甘露品》,现已不存,无从考证具体篇目。不过由此札不难看出,颜继祖非常推重白居易,缘由当是白居易之诗风平白浅切、尚实尚俗,与颜氏所称道的“真诗”风格正相契合。

除了论诗作文,颜继祖对于艺术的追求与贡献,亦有可观:天启六年(1626年),颜氏与南京吴发祥合制《萝轩变古笈谱》,分为上、下两册,共九十四叶(一百八十八面)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短版笈谱。对于马士英之画,“未敢唐突展玩,先扫地净几,折好牡丹二朵入胆瓶。宣炉中,焚沉香数

片,徐徐披阅,真觉寸山起雾,尺水兴波”^{[3]卷8}。清初文学家周亮工曾论马氏之画云:“马瑶草士英……肆力为画,学董北苑而能变以己意,颇有可观。陆冰修曰:‘瑶草书画,声不减文董’”,“王贻上曰:‘蔡京书与苏黄抗行,瑶草胸中乃亦有丘壑’”^{[8]222-223}。或可从上述褒誉中捕捉此幅山水画之妙境,而颜氏恭谨、珍重之憨态貌,跃然纸上。

明中后期,禅宗备受崇奉,佛寺规模之兴、数量之巨,蔚为大观,僧儒往来密切,许多文人居士对佛教颇有研究,颜继祖濡染其间,亦有心得,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专设《禅坛汇》一类,略可一观。《禅坛汇》收录了《与开元寺诸上人》《与法济寺诸上人》《与栖岩上人》3篇书札,分别叙述了:开元寺翻新之经过、法济寺曾借用为帅将府邸、栖岩寺大师之静室等事宜,增添了许多关于的佛寺的故事。而对过度兴建寺庙的行为,颜氏则予以指摘:《与栖岩上人》“所谓一片空明境地,仍不失本来面目者也”,“明妙妙明,色空空色,究其所为静室者何在。吾愿篋子一击,俾天下沙门,共闻斯语,省却多少土木之功”^{[3]卷28},此语亦可视作禅理之注脚:佛教以无相为宗,若人人欲求静室,竭心于土木兴丽,掩蔽本色,不专证悟,徒为执念而已。可以看出,颜氏的思想追求与艺术追求均以“本相”为至高境界。

四、余论

在《双鱼集》中,与颜继祖通信的人士共计97位,而且人物身份比较多元,既有当朝新贵,如曹学铨(1574—1646)^①;亦有文人雅士,如钟惺。与颜继祖通信最多的是樊良枢,其人字致虚,生平不详,以诗词、经学、理学知名,著有《诗商》5卷、《易象》2卷、《礼测》2卷等。颜继祖在信中尊称樊氏为老师,致函共计6封,多与其交流朝政与学问之事。此外,颜氏亦与林省庵、黄石斋、苏石水等相交甚密,皆恬澹、忠信之辈,通过《双鱼集》一书梳理颜氏的交游圈,也有助于了解颜氏生平轨迹与性情倾向。

此外,关于《双鱼集》的注者曾绍熿的生平履

历等信息尚付阙如,有待史料的进一步挖掘。但曾氏所做之注翔实、精确,对于更好地了解颜继祖其人其事,以及解读尺牍信息,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。如卷四《与谢韶石大参》的注语,曾绍熿先是分析了此封尺牍产生的原因:“谢公有功于究,而爵赏未崇,又仍留究。此札就此发出议论,谓欲公再施良谟,善其后图,则究安,并江南亦获安。”^{[4]卷4} 谢韶石为明末将官,此信写于他清剿白莲教之时。继而注语称赞此牍虽短小,但目光长远、实有灼见:“何等闾系远见,末路乡兵一策;家自为守,人自为战,大得保聚之法,勿以尺简而小之。”^{[4]卷4} 最后曾氏对全文进行逐字逐句诠释,人名、制度、地理、典故等均在阐释的范围之内,是注解之学的模范样本。

综上所述,《双鱼集尺牍汇编》以其鲜明的私人特质,反映了颜继祖的性格、志趣等生活印记。颜氏为官则痛斥奸佞、举荐良才、鞠躬尽瘁,为文则本色至真,推动了文坛“真诗”风气之发展。虽处于内外交困的明朝末年,一生坎坷曲折,但颜氏始终恪守中兴之志,追求本色之境,这份风骨气节在明末思想与道德的重构中颇具典型意义,值得学界进一步加以关注与探讨。除此之外,通过尺牍还可略见明末政局、社会、文坛等方面的发展情况,以充实历史、文化的内涵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李秉乾.福建文献书目[G].作者自印本,2003.
- [2]王丽,等.厦门图书馆馆藏福建地方文献目录汇编[G].厦门图书馆内部资料,2003.
- [3]颜继祖.双鱼集尺牍汇编[M].曾绍熿,注.清嘤古堂刻本.
- [4]颜继祖.双鱼集[M].曾绍熿,注.叶国庆抄本.
- [5]张廷玉,等.明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6]钱谦益.列朝诗集小传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7]钟惺.诗归序[M].明天启间沈春泽刻本.
- [8]周亮工.读画录[M].杭州:西泠印社出版社,2008.

^①曹学铨字能始,号雁泽,万历二十三年(1595)进士,闽中十子之首。颜继祖以熟人的身份致函曹氏,赞赏其淹通经史的学问与君子高洁的操守,庆贺其被皇帝重用

